

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刘云春 ◎ 著



陕西交通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名称：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传统的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11YJA751052

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刘云春——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 刘云春著. —成都: 西南

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43-5593-7

I. ①明… II. ①刘… III. ①古典小说评论—中国—
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1509 号

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Mingqing Xiaoshuo yu Lishi Xushi

刘云春 著

责任编辑	吴迪
助理编辑	陈亚萍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4.5
字 数	243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5593-7
定 价	7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谨以此书

献给曾经并将继续给予我理解和爱的人！



从窄门走向宽广

——为刘云春教授序

我与云春教授相识约在 1995 年的都江堰，一晃就 22 年了。这 22 年来我们一直是同事，云春十分勤奋自律，对自己的学术要求也很高。在还不是太看重高学历的时候，她就完成了博士学业。她的学术经历从哲学转向文艺学，讲授过哲学和美学等课程，学术训练是很严谨的。多年前她出版专著《百年红学：从王国维到刘心武》，题签“师兄指正”送我，我很感动。我们并不同门，她本科即入川大，到博士毕业，而我毕业于华东师大。不过我能体会到她的意思，文学上我们是“同门”。然后她又出版了博士论文《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可以说她在学术上“马不停蹄”，不断学习，增广知识，扩大自己的学术领域。云春教授取得的成就除了她个人付出的辛劳外，毋庸置疑也离不开这个“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时代，这一点相信稍有历史意识又年资较高的人都有真切的感受。

后来因学校专业设置，她又以良好的英语底子，转攻对外汉语，这是学校发展的要求，成都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她顶缸实干，她远离家人去了美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UNH）工作两年，筚路蓝缕开拓了成都大学在美国的孔子学院。虽然在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但她仍不放弃自己的学术兴趣，我案头的这部成果《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就是云春教授在美时形成的思路。回国后她以此作为选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击中的。《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是《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的姊妹篇，是在上部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探索的崭新的学术力作。

书稿探讨了历史叙事与明清小说的关系，从文史互文、小说叙事技巧、小说叙事伦理、文体演变等角度进行论证。历史叙事一直是云春教授关注的重点。前一成果，她把目光放在先秦两汉以来的文学上，深究“历史叙事”

的形成，我面前这部书稿则将目光聚焦到明清小说上来，探讨其中的“历史叙事”元素。诚如云春教授所说：“叙事是历史和文学共同的中介。中国早期历史著作确立了历史叙事的规范并成为小说叙事的先声。”这一话题，云春教授与我在都江堰工作的那段时期就谈论过，我建议她打通到现在，专注于“历史叙事”史。数年前她去中山大学进修，谢有顺教授对她也有此类建议。这固然是文学研究中的难点话题。这部书稿应该是这个“历史叙事”史中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云春继续完成她宏大的计划。

这部书稿体系完备，作者选择了几个点进行布局，分别是历史演义与历史叙事、英侠传奇与历史叙事、神怪小说与史传传统、拟话本小说与史传叙事传统、世情小说与历史叙事、讽刺小说与狭邪小说的史传精神等大类，纲领清晰，每一大类皆取典型小说名篇，对文本进行具体研究。如《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史传叙事”的异同，《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历史叙事”的关系，《西游记》与玄奘故事及史家异趣，《板桥杂记》中的晚明历史镜像，《金瓶梅》和《红楼梦》俗雅相通的“春秋笔法”，《儒林外史》与历史叙事，等等，可谓琳琅珠玑，洋洋大观。在此我要申明，我特别赞赏云春教授从细处着手研究的方法，这一做法特别脚踏实地。

我个人以为中国自近代打开国门的一百七十多年以来，受西方影响甚深，学术领域的西化可谓入髓入髓，如激进的扬西抑中的五四运动，就加快了中国学术方法的西化进程。放弃传统未尝不是进步，但传统学术方法并不是糟粕，它恰恰是祖宗留给后人的精华。做中国的学术，尤其是传统学术我们还是要回到传统上来。我认为做学问，文史互证、以诗证史的方法是基本功，这是钱谦益、陈寅恪等大师的学术心得。其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传统学术最具魅力的方法论，是尊重史实的学术态度。再次是前人的诗话词话传统，汇点评、记事、梳释、趣话多种方法于一炉，这些都是极具价值的方法。但一百多年来这些被后人反复抛弃。以文学研究为例，今人更热衷于美的鉴赏而远离诗歌事实，或喜欢以西方新的理论来讨论古典文学，这是五四全盘西化以来最突出的两端。云春教授深谙现代学术精神，并佐以传统的学术方法讨论古典文学，尝试打通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这种回归我认为在青年学者中确是难能可贵，这种学术态度、学术方法应该大力弘扬。望读者

诸君自己去中间发现金矿，从中体味作者的学术见解与学术风格。

昨年秋，云春调入四川外国语大学，从平原到山城其事业又上台阶，歌乐山上多了一位文学才女的乐歌。“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云春是重庆人，若以此看，游子是回到故乡了。对这位难得的才女教授兼多年同事，22年来留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就是还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分配到学校的样子，没有多大变化。其夫君罗威亦是我老友，已是早生华发矣。云春教授唯一变化的是学术精进了，非可同日而语。长忆与他们夫妻二人在岷江水街边喝夜啤酒谈诗论赋的情形，温暖惬意。祝进步。

张起

丁酉孟夏叙于嚶鸣湖畔



自序

著名汉学家叶维廉在《中国诗学》增订版序中说从不愿为自己的文章作序，写序就有再说明之嫌，或是为自己的思想打气。他说该写的话已经在眼前，自序实在不必。《中国诗学》是一本经典的比较诗学专著，融汇了作者在哲学、美学和文学几个领域的创见，他用诗一样浓烈的情感投入对中国诗学和美学的寻索中，其学者的缜密与诗人的灵性水乳交融，真如水中盐、花中蜜，是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的杰作。作者不需自序，这是绝大多数学人无法企及的境界。我不能免俗，同时又因本书框架篇幅局限、语言言说的囚笼及本人学术功力所限，当书稿完成时，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深刻含义，因此还要靠自序补充说明，为自己打打气并继续上路。此外，我还诚挚地邀请我的恩师郑红先生和好友张起教授为小书作序，希望他们鼓励后学，为拙作把脉诊断。当我发出请求时，郑红先生正在美国加州尔湾（Irvine of California）度假，他本可以太平洋之蓝和加州阳光为由拒绝我侵占他华丽的浪漫时光。而张起教授正忙于科研和教学，本也可以毫无闲暇且书稿琐屑难读为由婉拒的。最终，张起教授慷慨应承作序而郑红老师却主动承担起更繁重的全书审读工作。这令我非常感动，也暗自期许自己以后要更加勤勉而不愧恩师和好友的勉励。

此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明清小说与史传叙事传统的关系研究”的成果。此书与《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深度互文，研究对象、思路、框架大体一致。前者将后者中的明清小说一章进行了放大深描研究。《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文章从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关系入手，纵贯了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史，是一个费力且不讨巧的话题。探索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点和难点，学界人士多避而不谈。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启发，我借用海登·怀特从历史叙事的情节编排模式、形式论证模式以及意识

形态含义解释模式等视角，试图审视中国古典小说寄生于历史叙事的渊源，勾勒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特审美特征与诗性意义，为理解历史与小说之间几千年的互文关系提供一些阐释。当第一部专著完成时，我才发现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书写的焦点问题。这一话题激起的热情，激励我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再次从文史互文的角度专书探讨史传传统与明清小说的关系。该书主要从互文性、小说叙事技巧、叙事伦理、文体演变等角度进行论证和书写。全书从历史演义小说、英侠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晚清小说等几个类型划分，紧密结合文本进行研究。这不是一部明清小说断代史，全书没有统一的书写体例，每一章的论述也并不是以小说类型来全面铺开，而是以问题研究呈现本书的主旨，如蜀人陈寿的史家立场与叙事策略、金圣叹的文事观、唐代高僧玄奘的西行传奇与《西游记》的现实关怀、《板桥杂记》的史家寄怀、《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互文、《红楼梦》的两都梦忆、曹学的复杂性、《儒林外史》的春秋笔法与杂史旧说的互文等。每章前面也没有引言，更没有结语，每章以文本珠串问题，各自独立，以便于读者“断章取义”式的阅读，不必受框架的拘束和连累。我不想以教科书式的缜密逻辑来架构全书，试图改变学术作品过于系统化的刻板面貌，保留一些思考的痕迹。另外，书中部分章节如《古今谭概》《板桥杂记》《儒林外史》等先后以课题阶段性成果已经见诸期刊，故而入书时也基本都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

史传叙事传统在历史意识、文体结构以及叙事技巧、叙事图景等方面对明清小说的影响十分深刻。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明清小说与史传传统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便于梳理，本书依然采取从小说类型入手，从历史演义小说、英侠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晚清小说等几个角度论述，但全书回避小说史的写法，不仅论述小说经典，也钩沉一些被忽略的作品。如《古今谭概》《板桥杂记》和《海上花列传》等，是之前很少论及的。而此书也对《儒林外史》的叙事伦理做了专文论述。冯梦龙从历代正史及野史、笔记小说、民间口头文学中采撷诸多笑话汇编成《古今谭概》。该书因收录笑话数量之众、涉及范围之广而奠定了冯梦龙在古代笑话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冯梦龙也是公认的明清时期通俗文学的集大成者，被后世认为是市民文学的先驱。《古今谭概》自晚明流传以来，雅俗共赏，深受读者喜爱。在明清两代多次刻印，版本甚多。《古今谭概》所呈现的文学治

疗功能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者寥寥。本书从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诗学角度来观照这种被正统叙事遗忘的民间文学，从时空狂欢、语言狂欢、体裁狂欢等几个层面揭示文学“笑能疗腐”的重要作用。余怀的《板桥杂记》往往被认为是狭邪艳冶之传，许多读者并不知此书是作者晚年孤独生活的写照，是晚明遗民对前朝的缅怀，是“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也。《板桥杂记》通过记录晚明南都（南京）长板桥一代的旧院狭邪、秦淮风情、南曲衣裳、象奴官妓制度等社会现状，为读者打造了一轴丰富多彩的晚明历史画像，其对于了解当时的民俗和社会制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狭邪小说无非是“溢美”“近真”“溢恶”。《板桥杂记》跳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模套，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写秦淮丽品的天资聪颖、侠肝义胆以及刚正气节。虽记曲中旧事，但既不张皇众美，也不刻意溢恶，更没有沉醉在南都的声色犬马中。其落笔有如史家撰述，还原了金陵曲中闺丽的过往、南曲和珠市诸妓的生平、伶人士子的奇闻异事，并于有感处略抒己见，明言是“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板桥杂记》的动人处在于作者那种悲凉的遗民情怀和深刻的历史沧桑感。这一写长板桥南明旧事的书，被归为说部，历来不受学者的重视。《海上花列传》被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不是因为其方言创作的意义，而是其以晚清上海狭邪空间中的特殊人群为对象摹写了末世中国的现代性萌芽。传统狎妓的叙事视角被翻转，作品从底层女性的角度，绘制五彩群芳谱。韩邦庆笔下有独立的女性、抗拒的女性、悲戚的女性，也有职业和商业意识觉醒的女性，如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娇，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实，可谓一人一颜色，一人一性格。《海上花列传》向读者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狭邪小说创作模式，它背离了传统狭邪小说阔谈风月的浪漫主义之路，改走细数日常生活的写实主义道路，实乃一部晚清上海的世情写照。鲁迅、胡适对此书都大加赞赏，张爱玲也用英语和国语翻译并重写了此书，让这部方言小说两度还魂。王德威认为：“《海上花列传》不流行的真正原因，或许是它读来‘不像’我们通常了解的妓女小说。”美国汉学家称此书为第一部最伟大的上海小说。《儒林外史》以春秋笔法为宗，与杂史旧说大量互文，发愤著书却秉持公心，展示了小说与历史叙事亲密而幽深的复杂关联。《儒林外史》承继了《汉书·儒林传》的叙传目的，重在综理六学纲纪，偏重交代儒林士子的出处与家学渊

源，因此不重视士子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情节结局。此书将逾百年的儒林历史、数十儒林士子，玲珑贯穿，突破了传主各自独立成段的历史体例，形成了一部有机的短篇巨制，这是叙事艺术的巨大成功；但受《汉书》类传和列传体例的局限，《儒林外史》着力呈现时代面貌却明显淡化人物结局，叙事的局限也很明显。《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同是有清一代的伟大小说，成书时间相差不过三十来年，作者也有“南吴北曹，相映成辉”的美誉，但是从长篇叙事艺术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更加出类拔萃，不愧是世界文学艺术长廊的经典作品。

西方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大半时间里是属于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本体论批评家（Ontological Critics）认为人们能够客观评价的只有诗歌文本本身，而作者和读者的感受、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印象。新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历史语境和文本的传记因素都是难以把握的，他们更赞成“文本至上”（the Text and Text Alone）的文本分析方法。诗歌与小说的阐释法则略有不同，但是否存在“纯真”（Innocent）的阅读，这是值得反思的。每一种文学阐释都是研究者充满情感和合乎逻辑并高度结构化的产物。文学批评领域里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立场往往撩拨起大量的争吵，实则，二者很难割裂。内部研究主要适合的是诗歌和散文，而非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小说产生的社会语境、作者的文学观、家世经历、文化生产机制、社会话语秩序、传播媒介都会直接影响文学文本的面貌。作家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为其设定了绝对无法超越的限制。而书籍生产与发行的进步、阶级结构、传播的趣味或者思想观念以及流行的社会价值，也都是影响作家创作以及作品传播的社会条件。明清小说是印刷出版业的文化产品，有“文人小说”的深深烙印。“明代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民间故事、说书等通俗文化，再经过文人撰著者的写造润色才呈现出完全一新的面貌。明清小说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还常将错综复杂的、含蕴深远的寓意潜伏在字里行间，惯用反讽的修辞手法来提醒读者要从书的反面去追寻小说的“其中味”。这就是中国史传传统中的“春秋笔法”。其实，“明代四大奇书”最好地体现了文化更替、雅俗交融的时代精神。明代中晚期是历史上稗官小说出版最繁荣的时期。除了明代四大奇书外，由冯梦龙改编、整理民间流传故事和仿话本体例创作的“三言”，以及凌濛初创作的“二拍”，也均出版于

明天启、崇祯年间。明朝自弘治以后，由文人改编、修订、增删、整理、出版先前民间流传的平话、演义等所谓稗官小说的活动渐趋活跃，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这种文学活动达到了史上最盛。晚明时期，印刷出版业已相当成熟。朝纲废弛，文人的儒家理想受挫，转而将最大的生命激情投注于立言，小说编撰、整理出版风行。《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相继面世，仅隔十多年便诞生一部传世经典。这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之一，值得学者们更多的研究与讨论。

结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强调符号之间的关联，其最致命的是将个别文本割裂分离，当成自我封闭的实体，完全聚焦于文本的内部结构，把重点放在了界定符号系统的边界上，让符码凌驾于结构上，而不重视文本结构的生成及文本结构生成经历的改造。对这一问题的矫正法就是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提出的“互文性”视角。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用水平轴表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垂直轴表示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这两个轴是由相同的符码联系在一起的。文本意义的生产不能单靠文本自身的内部结构，其与外部、与其他文本、与其他作者和其他读者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文性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批评重要的甚至是标识性的术语。互文性通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了两个具体或者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扩散性影响。从这一角度，本书所做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互文性、《红楼梦》的南北两城梦忆、曹学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与旧闻杂史的关系、《板桥杂记》与晚明历史镜像都是建立在互文性理论基础上的的一种尝试。这一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还是社会的、心理的都是一种互文本，都会对文学文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直接或间接文本化，在这里文本性取代了自足自立的文学性研究。不管是文学社会学还是互文性理论，都给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发。

古希腊寓言中关于刺猬与狐狸的故事，常常被引用来作为两种类型的智慧。赛亚·伯林的小品文《刺猬与狐狸》，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刺猬之道，一以贯之；狐狸多智，却性喜多方。这就是伯林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我一直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来选择研究课题，不太懂学术时尚和潮流。我敬佩自然界的大智慧，对于狐狸之智和刺猬之道尤感望尘莫及。狐狸与刺

猬的争斗在我的情志中从未间断过。不过我认为因学术研究而牺牲阅读快感是悲哀的，研究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快乐的读者。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艰难也不讨巧，但是阅读明清小说作品的快乐足以慰藉写作的辛劳。最近五六年，由于教学、科研以及行政工作几方面的夹击，我尝到了人到中年的生存焦虑。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小说的房屋并非只有一扇窗户，而是有千百万扇窗户，许多可能存在的窗户多得数不胜数。进而言之，在小说这堵巨大的墙上，按照个人观察的需要或个人意愿的驱使，这些窗户中的每一扇都已被打通，或者还能被开凿。我希望我的研究能打通那堵大墙上的某一扇窗户，让读者能窥见文学城堡中某一个角落的景观。但这仅仅是一个视角或者一些印象。虽然是带着系统研究史传传统与明清小说关系的初衷，但由于精力和学识所限，选择的文本还不够丰富和完整，书中一些章节涉及的内容也还没阐发透彻，希望读者能够多多包涵并以最温暖的心情期待我以后更多更好的创作。谢谢有你们陪伴。

刘云春

2017年6月叙于重庆·川外村



目 录

从窄门走向宽广——为刘云春教授序

自 序

绪论 论历史叙事及其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 1

- 一、早期历史叙事的确立 / 2
- 二、明清小说的篇末论赞模式 / 5
- 三、明清小说序跋中的文史论 / 7

第一章 历史演义与历史叙事 / 13

- 一、《三国演义》与历史叙事 / 14
- 二、历史演义小说之既雅亦俗 / 32
- 三、以《隋唐演义》为例的历史观 / 42

第二章 《水浒传》与历史叙事 / 49

- 一、英侠传奇与历史叙事 / 50
- 二、金圣叹与“才子书” / 53
- 三、“因文生事”与“以文运事” / 58
- 四、“才高见僻”与金圣叹的声名 / 63
- 五、《水浒传》的列传式叙事结构特色 / 67
- 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 / 73

第三章 神怪小说与史传传统 / 77

- 一、神怪小说与历史传统 / 78
- 二、玄奘西行传奇 / 80
- 三、关于吴承恩的记载 / 86
- 四、《西游记》以神写人的现实关怀 / 93
- 五、《聊斋志异》的严肃想象与现实性关怀 / 100

第四章 拟话本小说与史传叙事传统 / 115

- 一、明清公案文学 / 116
- 二、小说中的包公与海公形象 / 120
- 三、《板桥杂记》的晚明历史镜像 / 126
- 四、《古今谭概》的叙事狂欢 / 138

第五章 世情小说与历史叙事 / 147

- 一、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说 / 148
- 二、《金瓶梅》以俗写春秋 / 151
- 三、《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互文 / 159
- 四、《红楼梦》与曹学 / 166

第六章 讽刺与狭邪小说的历史情怀 / 187

- 一、晚清小说的“燃犀铸鼎” / 189
- 二、《儒林外史》与历史叙事 / 192
- 三、《海上花列传》的晚清现代性 / 202

参考文献 / 208

后 记 / 214

绪论

论历史叙事及其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一、早期历史叙事的确立 / 二、明清小说的篇末论赞模式 / 三、明清小说序跋中的文史论

叙事是历史和文学共同的中介。中国早期历史著作确立了历史叙事的规范并成为小说叙事的先声。历史叙事的篇末论赞模式对古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明清小说都采用了篇末论赞模式，只不过已经变成了“有诗为证”。《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创造性地继承了这种篇末论赞模式。明清小说虽然有历史叙事的全知叙事权威的影子，但更多的是用这种论赞模式直接揭示和展现作者的叙事意图。许多明清小说的作者和序者在序跋中探讨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也强调了小说和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功能。

一、早期历史叙事的确立

哲学家罗素说：“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存在着据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许多争论。我想，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①罗素的历史叙事观是，历史著作不应该排除文学技巧，其科学性决不会减损其艺术性。叙事是历史和文学建构故事共有的话语中介。“叙事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地再现事件——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的中性媒介。它是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②史学家也认为历史既是科学又是叙事的艺术。这一观点在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确立和发展中凸显无疑。中国叙事传统中历来史重于文。早期历史叙事在小说文体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历史叙事在古典小说的文体演变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史传文学异常早熟，开创了独特的历史叙事法，在很长时间内填补了小说叙事阙如造成的空白。史传文学以历史叙事为主，又不同程度地孕育了虚构叙事，完全能够满足读者和听众对故事的渴望，因此，中国的虚构叙事文体——小说成熟较晚。

① [英]罗素：《论历史》，何兆武、肖魏、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4 页。

②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6 页。